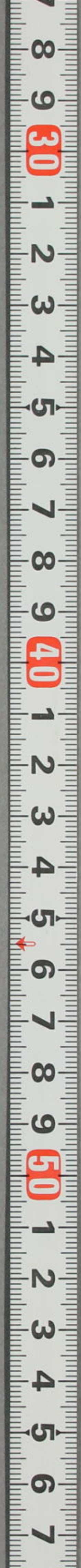


遂初堂易論

全

仁德
2204



2204

吳江潘耒著
常陸大久保奎校

遂初堂易論

嘉永元年
戊申新鑄

尚友堂藏版



易之教推天道以明人事使人
避凶就吉焉其所以覺世牖民
之法備矣自漢以來變為京焦
再變為陳邵推及方外之徒皆
援易為說易於是乎終遠於民
用至宋程伊川始還之於儒吳

澄翁琰歸有光繼之而起。迺
推闡之力。解外學異端之蔽。其
於斯學也。洵為有裨。最後潘次
耕著易論。首辨易原圖書之妄。
次論掛楪。乃謂過楪之數。正數
也。掛劫之數。餘數也。九六七八

實計過楪之數。而參天兩地。正
確指著策之數也。其論卦變也。
根據未知德卦綜之說。乃謂上
下經之卦。皆以反對為序。綜兩
卦為一卦。其言固得聖人設教
之旨焉。本邦先儒東涯先生

卦變掛撰諸說暗合潘氏論此
亦竒矣門人常陸大久保奎嗜
學不懈尤覃思易經獲潘氏易
論甚喜之捐貲刊布于世因推
奎意而引之首云

丁未夏四月

綾瀨龜田梓撰



半僊中根容書



遂初堂易論敘

往者屈。來者伸。大道消息盈虛之常也。易取諸此。推人事之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焉。後儒昧於斯義。或主象數。或流玄虛。或言易原圖書而作。曲學支離無稽之說。紛然雜出。易於是乎益晦。此不可不辨也。潘次耕蓋有憤于此。而奮障川迴瀾之力。痛排擊後儒之謬妄焉。其見解之卓。辨晰之嚴。真偽是非。彰然明白。終歸於聖人作易之旨。不亦偉乎。次耕明室之遺民也。自號稼堂。晦蹟山谷。覃思斯文。初受業於徐侯齋。後學於顧亭林。其經術文章。實橐籥于二氏焉。康熙中。以布衣應徵。游息翰

遂初堂易論
苑當時以碩儒推之。俟齊沒。周邱其孀婦孤孫。俾得之。所又捐貲刻亭林日知錄及詩文集。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阮葵生茶餘客話。並載其事。則知非特經術深邃。其報師之厚。足以敦薄俗也。其所著易論。收於遂初堂文集。我綾瀨龜田先生嘗稱其論精確焉。奎因抄出。別爲一卷。題曰遂初堂易論。乃鏤版貽于同志。庶覽者足以滌除舊習之害。而闡明斯經之旨矣哉。
弘化四年歲次丁未季秋 常陸大久保奎文星識

遂初堂易論

畫卦不本圖書論

聖人作易之蘊。備載於繫辭。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易之本原也。曰仰觀俯察。近取遠求。此易之兼資也。若夫河圖洛書。雖常言及。然圖書作何狀。經傳無明文。漢唐諸儒。無言之者。自宋陳希夷。遞傳至邵康節。遂大行於世。觀其縱橫布置之間。殊有精義。洵數學之淵源。然於易道。不相謀也。而宋以後。解易者



吳江 潘耒次耕著
常陸 大久保奎校

必宗之。一似羲皇準圖書而畫卦。孔子依圖書而贊易者。則愚未敢以爲然也。夫圖書無文也。無義也。所可見者。象數方位而已矣。而揆諸易卦。無一同者。易自兩生四。自四生八。自八生六十四。其象方。圖則中一而外四。書則中一而外八。其象圓。是象不同也。卦之數八。圖之數十。書之數九。卦之全數六十四。圖之全數五十五。書之全數四十五。是數不同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卦之序也。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兌東南。先天之方位也。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西北。坤西南。巽東南。艮東北。後天之方位也。圖

則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書則一九三七居四正。二四六八居四隅。惟離三之位。兩合坤六之位。一合餘無合者。是方位不同也。圖與書已自不同。何況於卦。書與疇尚且不類。何況於易。後人曲爲說。以會通之。極其巧妙。止可云圖書配卦而已。不可云卦法圖書也。或曰。繫辭天一地二一章。注家謂專以發明河圖之旨。非歟。曰。奇數屬陽。偶數屬陰。作易者自能知之。贊易者自能言之。無藉河圖也。相得而各有合。自有十數。卽然。不必一六聚而後見爲合也。大衍之數五十。豈必以圖之中五乘十而得之。此章自言十數各分陰陽

遂初堂易論
以見不獨奇畫爲陽偶畫爲陰云耳。豈爲河圖作注脚哉。然則五行相生之說不基於此歟。曰洪範言五行而易未嘗言以八卦配五行。此京房郎顛之易。非四聖之易也。說卦言乾爲金。坎爲水。離爲火。兌不言爲金而言爲澤。澤亦水也。坤艮言地言山。不正言爲土。震言竹言稼。不正言爲木。巽言爲木。而乾坤離艮皆言木。固未嘗鑿然分配五行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說。昉於乾鑿度。而宋五行志述之。其配卦也。有以一六水爲坎。二七火爲離。三八木爲震。巽四九金爲乾。兌五十土爲坤。艮者。有以一水爲坎。九火爲離。四三木爲震。巽七六金爲

乾。兌二八土爲坤。艮者。其他巧說紛紜雜出。要之言畫卦本於圖書者。必參之五行而後可通。然易以道陰陽。不言五行也。陰陽可以括五行。五行不可以該陰陽。陰陽爲五行之祖。五行非陰陽之根。易言其本未及其枝也。自周子作太極圖說。以陰陽五行合言之。而圖書與易始膠而爲一。宋儒尊太極圖。遂篤信圖書。圖書誠不可廢。易道無所不貫。淺術小數。皆有合焉。而況圖書乎。第謂其與易理相通可也。謂本之以作易不可也。然則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非聖人之言歟。曰今之圖書未知卽河洛所出之圖書否也。其果是也。無乃則其點

遂初堂易說
之黑白。以為畫之奇偶。歟。無乃則其黑白相間。以為剛柔相錯歟。要亦仰觀俯察之一端。作易之兼資而非本原也。若夫本原則儀生象。象生卦。至易至簡。何用繁曲為哉。學易者言陰陽。不必言五行。求諸四聖人之言。毋先入諸家之說可也。

四象非五行論

繫辭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陰一陽之謂儀。太陽少陽。太陰少陰之謂象。卦之初爻儀也。二爻象也。生物之序。從微而至著。自合而之分。方其為儀。未成乎象也。方其為象。未成乎卦也。三爻具而八卦

成。始有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名。當二爻時。寧有八物可指數乎。解四象者。言陰陽太少可矣。而注家多以五行金木水火土當之。失其序矣。夫五行與八物雖多寡不齊。比而類之。猶或可以相配。若四象則迥然其不合也。夫四象者。有氣而無體。有象而無質。金木水火土。則有體有質矣。輒取以當四象。則又以何者當八物乎。天地亦有形有質之物。故屬之乾坤。況五行乃六子之類。又天地所生。其可以當四象乎。知兩儀之非天地。則知四象之非五行矣。注家有以五行配四時。而言四象者。有以五行配圖書之九六七八。而言四象者。揆諸四象

生八卦之義皆不可通。夫太陽生乾兌，太陰生坤艮，少陽生巽坎，少陰生離震。若如時令，夏火太陽，冬水太陰，春木少陽，秋金少陰。則是火生天澤，水生山地，木生風水，金生火雷也。若如圖書之數，九金太陽，六水太陰，七火少陽，八木少陰。則是金生天澤，水生山地，火生風水，木生火雷也。顛倒錯亂，至於斯極。寧有此理此數乎？即以五行配八卦，而一水一火，二木二金，二土亦欠自然。天地生育萬物，乾坤包涵六子，而以乾屬金，以坤屬土。小之乎言天地矣。總之八卦自八卦，五行自五行。羲皇根陰陽而畫卦，大禹推五行以演疇，迥不相涉。文周象

文周孔子無一言及五行

象孔子繫辭無一言及五行。迨西漢之末，劉向、劉歆、谷永、翼奉輩，盛言五行。於是織緯諸書繁興，雜出穿穴，正經。焦延壽、京房本術士，其學自五行入，而參諸易數，不得兩相配屬。播五行於八卦，正欲援八卦以用五行也。其術行而八卦遂為五行之所奪。雷風山澤世不復論。生克衰王在在言之，而羲皇畫卦之本旨失矣。鄭康成、孔穎達、漢唐大儒，猶以五行配四象，餘子紛紛何足怪哉。邵子出而先天之學傳，易象始還故物，復以圖書之數配之，而八卦五行仍雜糅而不可解。易其終晦矣夫。

九六七八論上

易卦爻之稱九六也。注家謂老陽數九，少陽數七，老陰數六，少陰數八。老變而少不變，占用其變，故用九六，不用七八，是說也。人習聞之，然陽數極於九，固宜九為老，而八為少乎？或言陽主進，故以九為老，陰主退，故以六為老。或言乾有三畫，坤有六畫，陽得兼陰，故稱九，陰不得兼陽，故稱六，皆曲說，非正解。質言之，則著之策數而已。原夫羲皇畫卦之初，止有一奇一耦。迨後人以著求卦，以策定爻，而後九六七八之數生焉。九者三奇也，純陽也。

揲著之法

六者三耦也，純陰也。七者一奇二耦，八者二奇一耦，陰陽雜也。純者為老，雜者為少，皆以過揲之策數得之。他無預也。揲著之法，有散揲，有總揲。以著策左右分之，左右揲之，而歸其奇於扚者，是散揲也。如是者三次，而後以現存之策總揲之，視其幾奇幾耦，以分陰陽老少，以定交重單拆者，是總揲也。散揲者六，總揲者一，而後一爻成。九六七八者，正總揲之數。先儒所謂過揲之數也。著策四十九，除初掛之一，實用四十八，以四數之，凡為四者十二，迨三變之餘，歸奇於扚者，得十二，為四者三，則總揲所存之策，得三十六，為四者九，是三奇也，是老陽

也。歸奇之數二十四。爲四者六。總揲之數亦二十四。爲四者六。是三耦也。是老陰也。歸奇之數二十。爲四者五。則總揲之數二十八。爲四者七。是一奇二耦也。是少陽也。歸奇之數十六。爲四者四。則過揲之數三十二。爲四者八。是二奇一耦也。是少陰也。是九六七八。確指過揲之數言之。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謂一爻而爲四者九。得三十六策。積六爻則爲四者五十四。故得二百一十六策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謂一爻而爲四者六。得二十四策。積六爻則爲四者三十六。故得百四十四策也。見於經者。彰明如是。漢唐以來。說經者。韓康伯。孔

穎達。僧一行。劉禹錫。畢中和。邵康節。李泰伯。沈存中之流。莫不以九六七八爲過揲之數。惟朱考亭力主掛扚之數。謂每變之中。五四爲奇。九八爲耦。三變旣畢。乃合視其掛扚之奇耦。以分所遇陰陽之老少。掛扚之數十二。則三奇而爲九。爲老陽。掛扚之數二十四。則三耦而爲六。爲老陰。掛扚之數二十。則一奇二耦而爲七。爲少陽。掛扚之數十六。則二奇一耦而爲八。爲少陰。若夫過揲之數。第云揲數策數。亦皆附會而已。又謂過揲之數衆而繁。歸奇之數寡而約。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專以掛扚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且

以掛扐爲九六七八之母。過揲爲九六七八之子。有主
過揲者辭而闢之。不遺餘力。夫掛扐之得少爲奇。得多
爲耦。雖與過揲所得之奇耦兩相符合。然少者謂一四
也。多者謂二四也。過揲以九爲老陽。掛扐所得之三少
則三而非九也。過揲以七爲少陽。掛扐所得之一少二
多。則五而非七也。過揲以八爲少陰。掛扐所得之一多
二少。則四而非八也。惟老陰過揲與掛扐皆六爲相等
耳。如以掛扐之數名爻。則當稱三六五四矣。何名九六
七八哉。於是曲爲之說曰。奇陽體圓。其法徑一圍三。而
用其全。故少之數三。耦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

半。故多之數二。夫多之爲二。不待言也。不必圍四用半
而後爲二也。少之爲三。實難言也。強以圍三用全解之。
而終不合也。虛圍不可以當實數。又況用全用半之法。
創自爲之。而前無所本乎。又謂策數生於四象。以河圖
四面言之。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
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以先天位次言之。太陽居
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
四而含六。爲此說者。欲明老少陰陽之爲九六七八。不
假著策也。夫連者視其比鄰也。含者視其對待也。比鄰
對待。雖九六七八。而本數終爲一二三四。安可以比鄰

明倫確說
意列華傳

對待之數爲本數乎。要之九六七八實計過揲之策數。而以參天兩地命之。參兩之法。取三於天。取二於地。三爲九。四其九得三十六。三二爲六。四其六得二十四。一三兩二爲七。四其七得二十八。一二兩三爲八。四其八得三十二。此惟過揲之數有之。掛扐無是也。過揲之數正數也。掛扐之數餘數也。三變之中。散揲者六。所以求餘數也。掛扐者三。所以除餘數也。總揲者一。所以得正數也。經言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四時正也。閏月餘也不計過揲。而計歸奇。是不以四時計歲。而以閏月計歲也。而可乎。或謂三變之餘。旣得三六

五四。則九六七八了然可知。何煩再揲。故有散揲而無總揲。然散揲者。左餘一二三。卽知右餘必三二一。左餘四。卽知右餘亦四。而必左右揲之者。貴詳審也。況總揲當三變之終。九六七八所由以定。而何可不揲。苟其不揲。先儒何故名爲過揲之數哉。散揲不可以爲過揲也。而正所以爲過揲之地。蓋四十八策準三變。分爲三分。每分得十六策。一變得少。則一分中去其四。三變俱少。則三分中各去其四。存者三十六而爲九矣。一變得多。則一分中去其八。三變俱多。則三分中各去其八。存者二十四而爲六矣。散揲潛抽衆策之積。以爲餘。總揲統

計掛扐之所存以爲正。首尾相應。離合相成。故四十八策。應八卦之四十八爻。四分之以當四象。三分之以當三變。數以之成。爻以之生。其法至巧。其用至神。信乎非聖人莫之能作也。

九六七八論下

或曰。著策之說。朱子載之啓蒙備矣。其爲過揲之數。亦參論之。而大要以掛扐之數爲主。謂掛扐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原。過揲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委。而斥專主過揲者。爲舍本而取末。去約以就煩。且引邵子之說以明之。子之說。正與當日郭子和之說相類。朱子嘗有書辯之。

矣。其可爲篤論乎。曰。傳云。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所謂至當者。揆之以理而安。考之以數而合。明白簡易。無二無疑。如是則庸夫豎子之說。皆可取也。否則通儒先正之說。未可從也。過揲之數。九則九。六則六。七則七。八則八。昭然鑿然。不煩辭說。掛扐之數。本三也。而謂之九。本四也。而謂之八。本五也。而謂之七。孰爲至當乎。孰爲矯強乎。朱子於易深矣。他說多得之。而此獨稍有偏執者。其原有二。一則謂奇者象圓。徑一而圍三。陽用其全。故以一爲三。而三一爲九。耦者象方。徑一而圍四。陰用其半。故一二爲二。而三二爲六。夫圍三圍四。乃算術割圓開

方之法與易數無預。此著策也。何不計其實數而計其
 虛圍乎。陽用其全。陰用其半。先儒無此說。術家無此說。
 而創自為法。合於算術。猶可也。而又甚不合。夫徑一圍
 三者。徑一尺則圍三尺也。徑一圍四者。徑一尺則圍四
 尺也。老陽之扞十二。以一其十二。而三其四。為徑一圍
 三。是徑十二。而圍十二。三其四亦十二圍與徑相等也。老陰之
 扞二十四。以兩其十二。而六其四。為徑一圍四。是徑二
 十四。兩其十二為二十四而圍二十四。六其四亦二十四圍與徑亦相等
 也。若以十二為圍。四六為用半。是有圍而無徑也。且兩
 其十二。與六其四。皆二十四。不得為用半也。老陽三一

徑一則圍三。謂三一之中復有三。而三三為九可也。老
 陰三二。徑二則當圍八。用半猶當圍四。三四則十二矣。
 何謂三二之中。各復有二。而三二為六乎。蓋嘗反覆推
 之。終於不合。注者雖曲解之。而究難通也。玉齋胡氏云
 一策以象圓。而以三策為圍三。而用其全。故一之中復
 有三。是以一策為徑。三策為圍。猶可通也。又云。八策中
 去其四不用。而於所存四策中。取二策以象方。而以二
 策為圍。四而用其半。故二之中復有二。此則以二策為
 徑。二策為圍。又似以二策為圍。四二策為用半。且八策
 用四。既用半矣。四策用二。又用半焉。半而用半。不勝其
 支離。而二中復有二。二之義。終莫能解。又以一箇十二為
 徑。一之義。三箇四為圍。三之義。兩其十二為圍。四之義。
 六其四為用半。之一則謂四象竝列。太陽之位在一。其
 義雖解。猶不解也。一則謂四象竝列。太陽之位在一。其
 餘數則九居一。而含九。故為九。少陰之位在一。其餘數

則八。居一而含八。故爲八。少陽之位在三。其餘數則七。居一而含七。故爲七。太陰之位在一。其餘數則六。居一而含六。故爲六。謂此義從無曉者。得之心悟。夫位自位。數自數。一、二、三、四者。四象之位也。九、六、七、八者。著策之數也。以位爲數。又推其餘數。以當本數。既迂曲而詞費矣。又有甚不合者。四象之太陽位一。而八卦之太陽分爲乾一、兌二。四象之少陰位二。而八卦之少陰分爲離三、震四。四象之少陽位三。而八卦之少陽分爲巽五、坎六。四象之太陰位四。而八卦之太陰分爲艮七、坤八。其位判然不同。詎可以四象之位。含八卦之數乎。況著策

之太陽太陰各一。爲乾爲坤。著策之少陰三。爲巽離兌。少陽三。爲震坎艮。復與四象所分之卦數多寡不齊。陰陽錯雜。而欲以四象之位。含著策之數。寧有當乎。朱子惟橫此二見於胸中。故專主掛扐之數。而過揲之數。又確當不可廢。故亦旁及之。然其答郭子和書謂。河圖洛書。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奇耦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圖書姑置弗論。而四象歸奇。則顯然無法。反尊之爲父。爲子。而抑過揲爲孫。豈持平之論乎。曷不觀諸經文。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則確指過揲

遠初堂易論
而不指歸奇也明甚本義於此不復置辭惟言獨舉老
陽老陰餘可推知而已無亦自覺其說之與經不合歟
邵子之言九六也有詳有略其詳曰四其十二為四十
八也十二去三而用九四三十二所去之策也四九三
十六所用之策也十二去五而用七四五二十所去之
策也四七二十八所用之策也十二去六而用六四六
二十四所去之策也四六二十四所用之策也十二去
四而用八四四十六所去之策也四八三十二所用之
策也是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也其略則啓蒙所引一
條有云去其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七八九六之數者是

也夫所謂去者除去也用者實存也去三去四去五去
六云者除去歸奇之數也用九用六用七用八云者實
存過揲之數也其主過揲而不主歸奇也又明甚啓蒙
顧不引而引五與四四一條自言欲以証掛扚之數乃
七八九六之原又曲為之解曰以掛扚歸奇言之老陽
得三四少陰得四四少陽得五四老陰得六四今不用
三四五六之數而以奇耦取徑一圍三圍四用半之義
者以成七八九六之數故也夫圍三圍四者朱子之說
非邵子意也本可不引而必引之者正因邵子之說不
同故用已說以釋之耳然本文具在適足以証過揲之

是而掛扐之非矣。郭子和之父兼山親受業於程門。父子並有著述。子和所著著卦辨證。今不傳。其見於他書所引者。時有精義。未可盡非。其與朱子最相牴牾者。在第二第三變之掛與不掛。然掛亦得四得八。不掛亦得四得八。可以辨。可以無辨。若專主過揲。則郭說爲長。朱子不當力排之。郭必有辨。而今不可見矣。夫理之所在。各伸其是。漢儒解經。劉向劉歆父子且相異同。馬融康成師弟不嫌違反。未有尊一先生之言而盡廢衆說者。宋人如胡玉齋黃瑞節劉雲莊之流。皆恪遵朱說。不敢一字異同。明初編纂大全。惟取朱門弟子之發明師說。

者。其他概棄弗錄。習舉業者。奉爲章程。循牆而走。盡天下之聰明而錮之。不敢出一見吐一辭。其亦可慨也夫。

參天兩地論

說卦傳曰。參天兩地而倚數。解之者各不同。其言五位相合以陰從陽。天得三合。謂一三與五。地得兩合。謂二與四者。馬融王肅之說也。言天數七九爲奇。地數六八爲耦。取奇於天。取耦於地。而立七八九六之數。卽以參兩目奇耦者。韓康伯孔穎達之說也。言天一數之兆未可用。地二數之生。天三數之成。乃可推。地二天三合而爲五。五位皆十。爲大衍之數。又乾坤之策。二篇之策。皆

用三二錯綜數之者。關子明之說也。言一三三四五乃五行之生數。故用以起數。一三五合之得九爲參天。二四合之得六爲兩地者。蘇子瞻揚龜山張紫巖揚誠齋俞石澗諸人之說也。言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爲二者。朱子之說也。言奇畫中實。得三分爲參天。耦畫中虛。得奇畫三分之二爲兩地者。建安丘氏之說也。凡此諸說各有長短。王馬之說與蘇揚諸人之說相類。以解九六可也。而不可以解七八。韓孔之說以奇耦言天地是矣。而參兩之義未明。關氏論衍數策數非不合。

也。一爲數始而不用。未有確義。朱子主圍三圍四之說。舍實策而取虛圍。又用全用半。無所據依。恐非大傳本指。若丘氏計爻畫之長短。則耦畫視奇。豈必恰虛三分之一。近於鑿矣。以愚見論之。倚數一語。在生著之後。立卦生爻之前。則此參天兩地。正確指著策之數也。揲策成爻。奇數有一三五。而獨用三。謂之參天。偶數有二四。而獨用二。謂之兩地。其不用一五與四者。不可用也。老陽之數九。必以三三數之。方爲三奇。若雜用他數。則一四四可爲一奇二耦矣。老陰之數六。必以三二數之。方爲三耦。若雜用他數。則一四一可爲二奇一耦矣。少陽

之數七。必以一三兩二數之。方爲一奇二耦。若雜用他數。則一五一可爲三奇矣。少陰之數八。必以兩三一二數之。方爲二奇一耦。若雜用他數。則二四二可爲三耦矣。故奇必用三。耦必用二。而後陰陽老少之爻乃可定。參也者三之也。兩也者二之也。取三於天。取二於地。而交錯用之。所謂參天兩地也。以此參兩。成九六七八之數。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也。此就著策刺體言之。立數之本旨也。若夫旁推交通。極於卦爻篇策之屬。而無不合者。用數之能事也。言有淺近而確當者。聖人擇焉。此義在着睫之間。而未經闡發。輒抒之以備採擇。非敢絀

羣言而伸己說也。

掛揲論

易爲象數之書。非明數不可言。易善求數者。求其根原。不求其枝葉。善言數者。言其要領。不言其煩碎。揲著之法。所以求爻而立卦也。爻分奇耦。而有老少陰陽之殊。三變始成一爻。每變所得掛扐之數。五四稱少。九八稱多者。未成爲奇耦也。著所以告人。而分陰陽示吉凶者。全在分而爲二之時。一分而多少已定。其要在視左策之所餘。左策先揲者也。視左策所餘若干。卽知右策所餘若干。而多少之數判矣。第一變必掛一者也。取四十

九策中分之。而以右一策掛於左。以四揲之。左餘一則右餘三。左餘三則右餘一。左餘二則右餘二。其扞者四而爲少。左餘四則右餘四。其扞者八而爲多。是三少而一多也。第二變而掛一也。取四十四策或四十策。中分而掛揲之。左餘一則右餘二。左餘二則右餘一。併掛扞得四而爲少。左餘三則右餘四。左餘四則右餘三。併掛扞得八而爲多。是二少而二多也。第二變而不掛一也。左餘一則右餘三。左餘三則右餘一。左餘二則右餘二。其扞者四而爲少。左餘四則右餘四。其扞者八而爲多。是三少而一多也。第三變而掛。則亦得二少二多。不掛

則亦得三少一多。掛與不掛。所得多少有不同者。掛則以右之一策掛於左。故左之三亦爲四。以右四配之而成多。不掛則左之三不爲四。以右一配之而成少。故後二變之掛與不掛。殊有關於多少之數焉。若夫三變皆少而爲老陽。皆多而爲老陰。一少二多而爲少陽。一多二少而爲少陰。則第視其多少而已。其少之左右若干。多之左右若干。三變多少之爲同爲異。可勿問也。以其無關於奇耦。不係於老少也。今啓蒙明著策篇。乃取三變之數。疊爲三層。左數若干。右數若干。較其同異。列爲格樣。太陽有十二格。少陰有二十八格。少陽有二十格。

老陰有四格。共六十四格。謂合於六十四卦之數。又以陰陽動靜。饒乏進退。反覆論之。至於左餘右餘。得少得多之故。絕不言及。是何詳於末節而略於根本也。夫左一右三。左三右一。左一右二。左二右一。左右各二。雖不同。其為少同也。左三右四。左四右三。左右各四。雖不同。其為多同也。就此左右不同者。止有八種。少少少少少少少少。三變不同者。止有八格。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多多少少少少少少。今乃合三變之左右上中下。錯綜交互。而成六十四格。巧則巧矣。然所以為奇為耦。分陰分陽之故。不在乎是。不直抉其根源。而紛尋其枝葉。

豈簡易示人之道哉。夫啓蒙者。將以發人之蒙蔽也。今以六十四格。分列於前。而以奇圍三。而用全。三一之中。復有三。耦方圍四。而用半。一二之中。復有二。及太陽居一。含九。少陰居二。含八之說。參錯陳之。使久開卷。茫然目眩。心迷。而不得其解。非注不明。注愈多。而愈不明。未見其能啓蒙也。則曷若深其本。提其要而言之。嘗試為之說。曰。揲著之法。一變而得少得多。三變而得奇得耦。第一變分二掛一。左右以四揲之。左餘一。右餘三。左餘三。右餘一。以左右各餘二。以則揲四。而為少。左右各餘四。以則揲八。而為多。第二變分二掛一。左右揲之。

左餘一。右餘二。左餘二。右餘一。併掛。劫得四。而為少。左餘三。右餘四。左餘四。右餘三。併掛。劫得八。而為多。第三變與第二變同。三變皆得少。則除掛。劫十三策。存三十六策。以四揲之。得九。而為老陽。其爻為奇。其畫為重。三變皆得多。則除掛。劫二十五策。存二十四策。揲之。得六。而為老陰。其爻為耦。其畫為交。三變中一少二多。則除掛。劫二十一策。存二十八策。揲之。得七。而為少陽。其爻為奇。其畫為單。三變中一多二少。則除掛。劫十七策。存三十二策。揲之。得八。而為少陰。其爻為耦。其畫為折。如是。則簡括明顯。雖其言之不文。而初學一覽。

曉然。無所藉於眾格。亦無煩眾說之紛紜矣。若夫第二第三變之掛。一不掛。一先儒所主不同。孔穎達劉禹錫畢中和諸人。皆主掛。而程伊川張橫渠郭子和程沙隨主不掛。朱子主掛。則程子張子之說。亦有所不取。掛固得之。而不掛亦未盡失也。夫第一變之所以必掛者。四十九策中。一策為零數。在四揲之外。不容不掛也。後二變則策無零數。皆在揲中。可以掛。可以不掛。掛亦得四。得不掛亦得四。但掛則陰陽均平。不掛則陽饒陰乏。小不同耳。若以四營成易。再劫後掛二語。決其當掛。則未必然。夫前變既掛。後二變雖不掛。亦不害其為。

四營。經言四營。不言十二營也。如謂再扐後掛。指後變之掛。則分先於掛。經當言再扐而後分。何故越分而言掛也。又謂前一變得三五一九爲圍三用全。後二變各得二四二八爲圍四用半。則近於傳會。又謂後二變不掛。則老陰僅一格。恐有終歲揲著而不得純坤者。然三多爲耦。一多二少亦爲耦。不掛而少陰之格二十七。皆可以得坤。豈必專用老陰一格哉。大抵諸儒持論。各有師承。苟無大害。不必過貶。至若以扐爲餘。以歸奇爲歸。所掛之一。及以九六專屬乾坤。七八專屬六子。是誠他說之誤。而朱子之辨。爲不可已也。

易圖論

古之學者。左圖右書。書籍圖以明。而易爲象數之書。尤非圖不明。謂有易可無圖者。不知易者也。易圖無慮數百種。而希夷所傳諸圖。最爲切要。是作易之本原也。朱子取而置之易前。爲功大矣。尚有當斟酌損益者。請得而詳言之。諸圖中。尤要者爲大圓圖。六十四卦之方位。次序。昭揭於此。陰陽消長。寒暑晝夜。運行往來之道。包括於此。獨不宜置方圖於其中。窒而礙之。使儀象相生之故。盡晦也。邵子曰。凡圖皆從中起。此圓圖之中央。乃太極也。六十四卦之初爻。則兩儀也。二爻則四象也。三

爻則小成卦也。四爻五爻則互體卦也。六爻則大成卦也。一層生一爻。一爻次一爻。中心太極之外一層。即兩儀初爻之地分。第二層即四象二爻之地分。第三層即三爻小成卦之地分。非直至外層而頓成六十四卦也。何容置方圖於中。盡占極儀象之地分哉。章俊卿蓋知其意者。於山堂考索別集中。自出一圖。規中之外。即布奇耦之一畫。漸次增加。以達乎外。而為六畫之卦。大段得之。猶有可議者。第二層惟當更添一畫。而岐分奇耦。不當更作二畫。蓋一畫即初爻。二畫即二爻。無容復出一畫三層。至末復五畫矣。不若林德久裨傳之圖。做大

橫圖之例。以白黑為奇耦。分作六層者。無復畫之嫌。又不若陳季立伏羲圖贊之圖。第一層作黑白二畫為兩儀。第二層作黑白四畫為四象。三層作黑白三畫為八卦。以至八層。作黑白六十四畫。為六十四卦者。自合而分。自本而末。條理燦然。渾成精密。或慮覽者未明。則如裨傳之式。別作一奇耦卦於外。而標識之。以此為大圓圖。則羲皇之精蘊。發露無餘矣。其方圖不特當離而為二。且有當更定者。圓圖乾兌離震在東。巽坎艮坤在北。方圖更置之。而乾兌離震在北。巽坎艮坤在南。與時序物候。都不相合。張仲純易象圖說中。有因重圖。以乾夾

遂初堂易論
至泰。縱列於東第一行。乾履至否。橫列於南第一行。否萃至坤。縱列於西第一行。泰臨至坤。橫列於北第一行。八卦悉依先天次序。乾居東北寅方。正月。否居西南申方。七月。天時地氣。恰相符合。賢於舊圖。宜用相代。舊解有方圓動靜對待之義。分而二之。不害其為動靜。易而置之。不害其為對待。奚必天包地而圓。裹方哉。至後天二圖之外。尚有當增者。六十四卦方位一圖。與三十六卦反對一圖。後天之易。全論反對。乾西北。坤西南。坎北。離南。艮東北。巽東南。為三縱。震東。兌西。為一橫。皆反對也。但有後天

八卦方位圖。而無六十四卦方位圖。則諸卦何所頓置。張仲純有致用圖。依京氏易傳。以乾所變之姤。遯。否。觀。剝。列於西北。以坤所變之復。臨。泰。大壯。夬。列於西南。各相反對。其餘六卦所屬。依位列之。而卦卦反對。別置遊魂歸魂十六卦於八純卦之旁。亦錯綜相對。文王改定卦位之圖。得此故而始明。當增者一也。周易卦序。非正對則反對。上經三十卦。合正對反對計之。得十八卦。下經三十四卦。合正對反對計之。亦得十八卦。六十四卦。實止三十六卦。是道也。雜卦傳始發之。邵子以下。諸儒繼闡之。近代來知德極論之。舊有方圖。陳季立始環而

遠初堂易論
圓之上經在東。下經在西。乾坤咸恒。首上下經。坎離既未濟。終上下經。序卦之義。瞭然在目。當增者二也。本義於八圖之後。又有卦變一圖。本諸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圖。卦變實自反對而來。與此圖無預。然陰陽消長。當以圖明。此圖既有一陰一陽之卦。復有五陰五陽之卦。既有二陰二陽之卦。復有四陰四陽之卦。殊為煩複。張仲純有六十四卦變通圖。僅五層而諸卦消長之序盡見。又乾坤坎離在中。兌震坎艮在旁。而各層卦尾。恰與十二月相對。最為簡明。可取而代也。先天之圖四。邵子所傳也。離方圓而為五。後天之圖二。朱子所增也。加致

用反對變通亦為五。置諸易前。不待開卷。而畫卦成爻。方位次序。大義了然。其於易也。思過半矣。其河圖洛書。自是五行家所用。與易卦本不相謀。而諸儒多取以言易。不可徑去。則置於諸圖之後。以便參觀。若夫朱子發劉長民吳斗南林谷水張仲理稅與權之流。演易為圖者甚衆。其中非無精確者。非本根綱領所在。則未暇錄。學者博覽而詳擇焉可也。

九圖十書論

河圖洛書。經傳雖有其名。莫詳其狀。蓋其亡久矣。漢唐諸儒未之見也。宋初陳希夷始傳諸人。猶未大顯。至朱

考亭推尊之。以爲作易之原本。置諸易前。於是儒者人言圖書矣。而欲詳圖書之義。先改圖書之名。則自蔡季通始也。此二圖者。希夷傳之種放。放傳之李旣。旣傳之許堅。堅傳之范諤昌。諤昌傳之劉牧。牧作五十五圖。發明之。李泰伯譏其穿鑿破碎。止取三圖。然謂九爲河圖。十爲洛書。則受之希夷者。諒無誤也。而季通更定之。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考亭從之。而人無敢異議者。五百年於茲矣。夫物各有所自來。木難火齊。海客實持以來。彼以碧者爲木難。赤者爲火齊。而吾必以赤爲木難。碧爲火齊可乎。河圖洛書。希夷傳諸其徒者也。其徒以

九爲圖。十爲書。而吾必更易之可乎。朱蔡之說。謂孔安國劉歆關子明邵堯夫皆言十爲圖。九爲書。按此四家之說。唯安國略有可據。劉歆但言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不言孰爲圖孰爲書。關子明易傳未嘗一言及圖書。洞極經乃阮逸僞撰。其七十二象。朱子嘗斥之爲亂道者。而顧取其說以証圖書耶。堯夫真得希夷之傳者。然經世書數萬言。絕不及圖書。唯觀物外篇一條言之。亦泛論方圓。未嘗直指九十也。其明言九爲洛書者。獨安國耳。安國謂洪範九疇。法洛書之九。數後儒相沿以爲固然。而不知九疇非洛書也。九疇之

網。自五行至五福六極。其數參差。不與洛書自一至九之數相應。其子數五十。復不與洛書之四十五數相應。九疇自是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於黑白奇耦之義。毫無所取。書言錫禹洪範九疇。不言錫禹龜圖也。而安國以神龜負文。傳會之。流爲讖緯。至有天苞地符九篇六篇之說。荒誕不經。明王子充作洛書辨。以六不可信破之。是爲詳明。必知洪範之非洛書。而後洛書之非九數。可得而言矣。今之所謂洛書。正古之所謂河圖也。夫數始於一。而窮於九。布算之法。無十。十則變而爲一。此天地自然之數也。古河圖之象。以五居中。以一三七九居四

正。以二四六八居四隅。四正四隅。相對皆十。縱橫四面。皆十五。位置妥確。意味深長。且其大體有八面。以之配八卦。而乾九震八。坎七艮六。坤一巽二。離三兌四。可合先天之位。以之配五行。而北水南火。東木西金。可合後天之位。以是爲河圖。而謂聖人則之。猶之可也。若今之所謂河圖。則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不過取五行生成之數。類而列之。其大體止四面。連中央爲五位。以配洪範五行。而謂之洛書。或廢幾焉。若八卦之位數。無一合者。強而配之。謂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甚費辭

說終於難通。而謂聖人則之以作易。不亦誣乎。主此說者。祇因繫辭天一地二一章言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與此圖相符。遂以為作易之本原。而繫辭此章。翻為解圖而發。然此圖乃五行生成之數。無預於八卦。伏羲之前。決無此圖。此圖卻因繫辭而演出。未可知耳。夫數雖有十。而算不用十。十乃百千萬億之類。非一至九數比也。故圖不容有十。更不當置十於圖中央。與五並列。揚子雲深於數學。其為太玄也。每家九贊。而云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為朋。三與八成交。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本止九數。今云五與十相守者。朱

蔡改之也。大戴禮明堂篇之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止九室耳。非北一室。南九室也。以為法龜文者。注家之失也。惟乾鑿度所云。太一五行九宮。四正四維者。即九宮飛帛之法。術家多用之。蓋自一至九之圖。其來舊矣。而十數之圖。希夷以前未之見。世傳希夷所作離合變通圖。自一至九。謂之形九宮者。標為龍圖。自一至十。二之形。洛書者。標為天地生成之圖。劉牧作鈞隱圖。一導師傳。非更置也。而謂牧始兩易其名。然則朱蔡以前。如朱子發張紫巖沈存中房審權王湜李簡諸人。何悉以九為圖。十為書乎。其謂十圖九書者。昉於李通。李通父子

尊尚洪範。自作一書。以九九積數。有卦有辭。復著洪範皇極內外篇。欲以準易。故指九爲洛書。朱子從之。而圖書之更名。遂一成而不可變。圖乎書乎。何幸而得諸儒窮研極索。推爲作易之原。何不幸而數傳之餘。名與數俱遭變置也。謂人兩易而已。實易之名。爲反古而實則變古。當舉世習見習聞之餘。欲使之轉而從舊也。實難。然物必歸本。烏知千載後。無大儒起而正之乎。觀啓蒙本圖書篇有云。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安知圖之不可爲書。書之不可爲圖。雖設爲問難之辭。實存其說。以啓人之披尋。殆未嘗以更置爲定案也。是

朱子之明。非李通所及也。

九圖十書論下

或曰。圖書既是後人易名。正之使從其舊可也。而子之意似於二圖有所軒輊然者。揚九而抑十。豈有說乎。曰。本其數而言之也。數始於一。窮於九。雖有十數。而算法不用。滿十則進而爲一。十卽一也。十分卽一寸。十升卽一斗。十錢卽一兩。故乘除之法。有大小。九歸而十不預焉。今之珠算。雖置二珠於上。而一珠不用。若西洋籌算。則有自一至九之籌。而無十籌。但作一空圈之籌。以當零位。正謂十變爲一。而一居空位也。又列十數於五籌

背面書之。而一與九對。二與八對。三與七對。四與六對。五則無對而對空。恰與今人所名洛書之圖相合。此天地自然之數也。列子曰。九者究也。九後變而爲一。揚子雲言。五與五相守。而不言五與十相守。此深知數者也。夫唯數止於九。故以五居中。而八數分布八方。奇數居正。耦數居隅。以配八卦。則乾坤坎離居正。震巽艮兌居隅。以配五行。則生數居正。成數居隅。位置精當。不可移易。推而用之。畫土則九州井田。則九區。明堂則九室。陣圖則九軍。以至太一之九宮。遁甲之九局。星山之九卦。皆是物也。其體大。其用廣如是。而謂之河圖。謂出於羲

皇之世。而爲歷代之所寶。斯無愧矣。若夫自一至十之圖。不過五行生成之數。與繫辭所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相符而已。以配八卦。則有正而無隅。九西而八東。先後天之序。俱不合。諸儒盡智竭思。曲爲之說。以配之。終矯強而難通。至其以十與五並居中央。尤爲窒礙。中不容有二。五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中。居中可也。十乃數之終。而可與五並列乎。五居中以制外。有十而不尊。五處虛以運實。有十而不靈。卽其位置之法。與五並列。則使五失其中。列於五傍。則上下左右。皆不勻穩。亦足見其出於人爲。而非天然之象數矣。故歷代制度不用

遂初堂易論
此圖諸家術數不用此圖。前代載籍不言此圖。惟希夷傳之。劉牧演之。本標為天地生成之圖。以洪範首五行而五行以天地生成為序。故名為洛書云耳。當羲皇時。豈已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說。而法之以畫卦哉。更名之為河圖。而稱為作易之本原者。希夷之所不及料也。元雷思齊直論此圖為希夷之所演。雖未必然。然而其出亦近矣。不可與自一至九之圖並提而論彰彰也。曰如子之說。自一至九之圖信善矣。然安知不為神龜所負之文。出於大禹之世而為洛書。乃必謂之河圖乎。曰神龜負文。說既近怪。法圖演疇。義尤無取。據漢書五

行志所載劉歆之言。則以五行至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本文。後人非之。然圖也者。點畫形象之謂。書也者。文字名義之謂。使禹所見者止此自一至九之數點。則曷不名洛圖。而名洛書乎。當洪荒時。止應有圖。既有書契之後。可以有書。且分九州畫井田。制軍陳。俱在黃帝之時。則此圖非至禹時而始出明矣。今但明九數之為河圖。而十數之是洛書。非洛書可以不辨。均之為古今所流傳。諸儒所推重。參觀而互考焉。以盡象數異同之致。不為無益也。

卦德論

從來說易者。以乾健坤順。震動巽入。坎險離麗。艮止兌說。爲卦德。蓋本諸說卦。參諸彖傳。宜乎確不可移。而其義似猶有未盡者。則以險麗二言。不可以爲坎離之德也。夫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六子皆得乾坤一體。而坎離獨得中爻。卦以中爲貴。九五六二。固居中得正矣。九二六五。雖不當位。猶多吉辭。其於先天之位。則爲日爲月。而居東西。後天之位。則爲水爲火。而居南北。實代乾坤以司化者也。坎之象中滿。其德爲剛中。爲孚爲實。離之象中虛。其德爲柔中。爲文爲明。皆上德也。而可以險麗二言當之乎。夫險陷也。謂一陽陷於二陰也。麗附也。

謂一陰附於二陽也。此可以言卦體。不可以言卦德。險麗非德。而險尤爲凶德。若之何加於坎也。坎以一陽御二陰。蓋秉陽剛之德。具弘毅之才。足以荷重大。而濟艱難者。故上經於乾坤之後。繼以屯蒙需訟師比。皆坎用事之卦也。說卦云。戰乎乾。勞乎坎。乾方與陰力戰而勝。坎竭力佐之。以出險阻。屯蒙訟師。皆經綸戡定之事。故莫勞焉。其於人也。蓋周召畢散之倫。而可以險目之乎。險者坎所履之地也。所值之時也。而非其德也。其德柰何。曰經言之矣。坎之卦辭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象曰。行險而不失其信。需之卦辭曰。有孚光亨。貞吉。彖曰。位乎

天位以正中也。訟之卦辭曰：有孚窒，惕中吉。象曰：剛來而得中。師之象曰：剛中而應。比之象曰：以剛中也。其初六曰：有孚比之，無咎。謂九五也。蒙之六四曰：困蒙吝。獨遠實也。謂九二也。然則孚也，信也。實也，剛中也。皆坎之德而可以一言蔽之。曰孚。若離則陰居陽中，外間內明。為日為火，無所不照。在久為心。至虛至靈。虛室生白。發乎天光。燭理辨物。窮幽洞明。經天緯地。乃成文章。於久為孔曾思孟之倫。而麗豈其德乎。離之象辭。雖言離者麗也。第釋其義而已。所尚者在重明。以麗乎正。象辭則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同人之象曰：文明以健。大

有曰：剛健而文明。噬嗑曰：動而明。賁曰：文明以止。晉曰：順而麗乎大明。明夷曰：內文明而外柔順。睽曰：說而麗乎明。革曰：文明以說。豐曰：明以動。旅曰：止而麗乎明。言麗乎明。則明為德。而麗非德可知矣。明也，文也。經所並言。而文生於明。明可兼文。故離之德可以一言蔽之曰：明。若夫巽之為入。則亦有未安者。巽非入之義。惟說卦序卦各一言之重巽。及諸有巽之卦。象辭爻象。無言入者。他卦之釋卦義也。或以卦德。或以卦體。惟巽則即以卦名。如小畜之健而巽。蠱之巽而止。觀之順而巽。大過之巽而說行。恒之巽而動。升之巽而順。別無一言以代

遂初堂易論
巽者。非窮於辭也。蓋古之卦名。其字爲巽。本不作巽。巽則自有字義。順也。柔也。卑也。讓也。字亦作巽。與遜通用。堯典庸命。巽朕位是也。經蓋以巽之義。釋巽之卦名耳。今則巽巽爲一。故名義不殊。卦名不可復古。則云巽遜也。庶幾得之。然而所當要定。莫要於坎離矣。夫學易者。非徒說之。將以法之也。法坎之孚而剛中。篤實。閉邪存誠。其學爲自誠之明。法離之明而致虛主靜。黃中通理。其學爲自明之誠。明誠合一。通復兼資。而聖學樞機在是矣。卦體云乎哉。

卦位論

先天後天之卦。同出一原。而位序何其不同也。先天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兌東南。後天之位。坎北離南。震東兌西。乾西北。坤西南。艮東北。巽東南。無一相同。爲之說者。紛紜不一。愚以爲皆未得其綱領也。夫先天之位。非八方也。大圓圖直寫渾天之象。就人目所見言之。以最高者爲乾。爲天。最卑者爲坤。爲地。猶渾天之有北極南極也。亘乎天中而錯行者。在左爲離。爲日。在右爲坎。爲月。猶渾天之有黃道赤道也。震爲雷。艮爲山。地之所出也。故附乎坤而居下。巽爲風。兌爲雨澤。天之所降也。故附乎乾而居上。羲皇畫卦之

初分陰分陽。則天象地。但有上下左右耳。詎可以東西
南北分配之哉。若文王用卦之意。則迥別矣。先天以巽
離兌拱乾。為其爻皆二陽也。以震坎艮拱坤。為其爻皆
二陰也。後天則以一陽二陰為陽卦。一陰二陽為陰卦。
先天乾兌同為太陽。坤艮同為太陰。後天尊乾坤為父
母。而以震坎艮為三男。巽離兌為三女。先天取天尊地
卑之義。乾上坤下。後天取內貞外悔之義。乾下坤上。於
是以八卦分布八方。而乾居西北。坤居西南。殷道尚右。
西者右也。尊父母也。非退而不用之謂也。乾統坎艮震。
位於東北。坤統巽離兌。位於西南。父率子。母率女。陰陽

各從其班也。坎居正北。離居正南。以坎離得乾坤中爻。
故次乾坤而居南北之中也。易貴乾坤坎離。此四者定
位。然後及乎他卦。震長子。代父用事。固宜居正東矣。而
巽何以居東南。艮少男居東北。次坎可也。而兌何以居
正西。曰此以覆對得之也。凡卦有正對。震巽相對。艮兌
相對也。有反對。震反而為艮。巽反而為兌也。覆對云者。
以正對覆而觀之。則震兌相對。艮巽相對也。震之反對
為艮。而艮陽也。不可以居西。故以覆對之兌居之。艮之
反對為兌。而兌陰也。不可以居東南。故以覆對之巽居
之。邵子所謂三縱一橫者。言其大概。而第三縱與末一

橫則有與義存焉。非反對覆對。莫之能明也。先天之圖。所以立體也。後天之圖。所以致用也。先天之圖。立而視之。算術所謂渾圓也。後天之圖。偃而視之。算術所謂平圓也。渾圓無八方。平圓有八方。而世人欲取先天後天。顛顛其方位。則如柶鑿之不相入矣。萬事萬物。不出先後天之範圍。日月運行。寒暑往來。晦明代謝。人事之消長。世運之盛衰。皆應先天卦序。準渾天之象也。地列八方。候應八風。八家同井。八陣為圖。遁甲有八門。堪輿有八山八宅。皆應後天卦序。準方輿之象也。其在於人。乾為首。坤為腹。離為心。坎為腎。艮為肩背。兌為孔竅。震為

手足。巽為呼吸。象先天也。君統百官。父統眾子。兄弟相次。夫婦相偶。文武分班。昭穆分列。象後天也。先天後天。相反而相濟。相易而相成。有先天不可無後天。故文王起而演易。有先天後天。不可更有增加。故宣尼止於贊易也。

○卦變論

易象辭言剛柔之上下往來者二十卦。先儒以卦變釋之。謂此卦從某而來。某爻為某爻之所變。其說不謬也。而未有定例。虞翻蜀才候果輩。謂三陽三陰之卦。多自泰否而變。四陽四陰之卦。多自臨遯大壯觀而變。然於

頤或謂自晉來。或謂自觀來。於睽或謂自大壯來。或謂自无妄來。於豐或謂自噬嗑來。於小過或謂從晉來。初無定見。王輔嗣不取卦變。注疏中略不及之。至朱子發始復以卦變解易。演六十四卦相生圖。謂五陰一陽之卦皆自復來。五陽一陰之卦皆自姤來。四陰二陽皆自訟來。四陽二陰皆自遯來。三陰三陽皆自泰來。三陽三陰皆自否來。而謂虞翻諸人之說合於圖者三十六卦不合者二十八卦。義例似乎畫一矣。朱子從其說。以圖列於易前。謂之卦變圖。然本義於蠱言或自賁來。或自井來。或自既濟來。於賁言或自損。或自既濟。於睽言或

自離。或自中孚。或自家人。於漸言或自渙。或自旅。則復參差其說。不盡依本圖矣。然此圖本言六十四卦相生。夫乾坤生六子。八卦生六十四卦。今言坎震艮自臨變。巽離兌自遯變。子反生母。於理不順。用以解經。殊多不合。夫經所謂內者下卦也。外者上卦也。往者自上而下。而來者自上而下也。如訟之象曰剛來而得中。漢上傳及本義以為遯之九三來為訟之九二。則三二同在下卦。何云來也。无妄之象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本義以為訟之九二來為无妄之初九。則自內來。何言外也。諸如此類。義自難通。故以相生圖言卦變者。似之而非

也。程子易傳則以諸卦變皆自乾坤而來。謂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皆由乾坤之變。蘇子瞻亦謂剛柔相易。皆本諸乾坤。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故凡言此者。皆三子三女相值之卦也。蠱也。賁也。咸也。恆也。損也。益也。非是卦也。則無是言也。按以卦變俱從乾坤來。差為簡易。勝於諸家紛紜之說。然以此論三陽三陰之卦可也。二陽二陰之卦。則費詞說。故程傳於訟无妄。但言成卦之由。大畜蹇解升。不作卦變。解晉睽。但言離在上者。多云柔進而上行而

已。又經中云往來上下。凡二十卦。而三子三女相值者。僅六卦。子瞻之說無乃疎乎。若朱楓林之說。以十二辟卦與六子卦為變卦之主者。雖亦可通。然聖人說經。不應如是之破碎。況十二辟卦。乃京房費直之說。豈文孔時所當有乎。求其確當自然者。惟梁山來知德之說為可信。來氏言上下經之卦。皆以反對為序。綜兩卦為一卦。需訟相反。需上卦之坎。變而居訟下卦。九二居中。故云剛來而得中也。泰否相反。故云小往大來。大往小來也。隨蠱相反。蠱下卦巽。反而為兌。居隨之上。蠱上卦艮。反而為震。居隨之下。是剛來而下柔也。隨下卦震。反而

為艮居蠱之上。隨上卦兌反而為巽。居蠱之下。是剛上而柔下也。无妄大畜相反。大畜上卦之艮。反而為震。居无妄之下。是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也。以此義推之。不問三陽三陰。二陰二陽之卦。無弗合者。不必遠取諸乾。坤與夫臨遯泰否。直就本體二卦之相反相成者。切近言之。蓋六十四卦中。卦卦皆有此義。聖人偶於二十卦發之耳。向來諸儒。不明文王序卦之旨。不知兩卦相反合為一卦之義。故其論卦變也。影響而不真。錯雜而不一。得來氏之說。而豁然貫通。略無疑滯矣。愚猶有進焉者。來氏解諸卦。並以此卦兩體與彼卦兩體互易而言。

然象傳之義。有專主一爻者。則又當以兩爻互易論之。訟之剛來而得中。謂需之九五。為訟之九二也。噬嗑之柔得中而上行。謂賁之九二。為噬嗑之六五也。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謂大畜之上九。為无妄之初九也。大畜之剛上而尚賢。謂无妄之初九。為大畜之上九也。晉之柔進而上行。謂明夷之六二。為晉之六五也。睽之柔進而上行。謂家人之六二。為睽之六五也。鼎之柔進而上行。謂革之六二。為鼎之六五也。漸之進得位。謂歸妹之九二。為漸之九五也。渙之剛來而不窮。謂節之九五。為渙之九二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謂節之六三。

遂初堂易論
為渙之六四也。若損之損下益上，益之損上益下，不言剛柔，則各就本卦之爻言之，不在變卦之例。若同人之柔得位得中，大有之柔得尊位大中，舊雖不論卦變，亦可以卦變之義釋之。夫兩體相易者，概言之也。兩爻相易者，專言之也。經文有專指一爻者，不得不剖析論之。然兩體相易而兩爻相易在其中，要不出乎來氏之說矣。來氏以諸卦相對為錯，相反為綜，雖非參伍錯綜之本旨，而論正對以發明先天之序，論反對以發明後天之序，甚有裨於易學，不可以後出而忽之也。

卦氣論

易大傳言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第舉成數，約略相當耳。自焦延壽京房輩為分卦值日之法，而卦氣之說興焉。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一歲通閏，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數參差不齊。於是摘出四卦止用六十卦，則僅三百六十爻，一歲不論有閏無閏，以二十四氣均齊之。約五卦而當二氣，一卦當六日七分，法亦巧矣。然於六十四卦中，摘出坎離震兌，以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主各六氣。震主春分至芒種而乾屬焉。兌主秋分至大雪而坤屬焉。子則兼司六氣，而父母僅司六日七日。於義安乎？又六十卦之方位次序，皆以意

安排坤歷未濟蹇頤中孚而爲復。復歷屯謙睽升而爲臨。既非後天八卦之序。復非爻畫消長之序。徒以十二辟卦部分之而已。其說出於易緯之通卦驗。是類謀揚子雲作太玄。以中當中孚。以周當復。以磬閑當屯。以少當謙。悉依此序。先儒馬融鄭康成虞翻陸績輩悉宗之。而孔穎達取以解易之七日來復。是皆不知有先天圖而然也。先天圖從儀生象。從象生卦。左陽右陰。錯綜相對。消長升降。循環無端。其次序出於天然。而非一毫私智之所能與。夫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也。四時二十四氣天行也。欲以卦爻當天運。而不依天然之

次序。其可乎。故不論卦氣則已。論卦氣則當掃地而更新之。不用漢上易傳所載之卦氣圖。而用先天圖起復終坤之位序。不摘出坎離震兌。亦不摘出乾坤坎離。而別爲一法。夫所以摘出四卦者。欲除二十四爻。而用六百六十爻耳。六十四卦之中。何所見而獨去四卦。六十四卦生於八卦。在先天圖。八純卦各統七卦。以居一方。此七卦之下三爻。卽一統卦之下三爻也。則莫若於純卦中。除出三爻。八卦共除二十四爻。恰得三百六十爻。與舊圖之用數脗合矣。舊以坎離震兌四卦之爻。分主二十四氣。而坎初六主冬至。九二主小寒。六三主大寒。

六四主立春九五主雨水上六主驚蟄今則以震之初
爻主冬至二爻主小寒三爻主大寒離之初爻主立春
二爻主雨水三爻主驚蟄以逮坤之初爻主立冬二爻
主小雪三爻主大雪其三百六十爻則自復初爻至屯
三爻當冬至屯四爻至噬嗑三爻當小寒噬嗑四爻至
无妄上爻當大寒明夷初爻至既濟三爻當立春既濟
四爻至豐上爻當雨水離四爻至同人上爻當驚蟄以
逮否初爻至晉三爻當立冬晉四爻至觀上爻當小雪
比初爻至坤上爻當大雪如是則卦爻節氣符合均平
無偏枯之嫌無錯亂之失去舊之短而取其長師其意

而不師其迹因革之道當如此矣是說也蘊諸胸中無
所質正適閱河東王氏含光之易學三述有論及卦氣
者喜其先得我心王氏他說多有偏矯獨此一條為格
論恐其書未必能傳故不割己論而詳說之留心緯候
者當不河漢吾言也矣

納甲納音論

納甲之法秦以前未有也蓋起於焦貢京房之流其法
以十干配八卦卦少而干多則以其類納之乾坤共納
四干六子各納一干乾納甲壬坤納乙癸以乾坤為父
母各得首尾兩干包六子於中也坎納戊離納己以中

男中女。得中間兩干也。艮納丙。兌納丁。二少反在先者。氣之方行也。震納庚。巽納辛。二長反在後者。質之既凝也。亦合先天圖艮兌次乾坤震巽在後也。此有確義可推。是立法之本意也。若參同契之說。則以月之朔望弦晦配卦畫。以所見之方位配日干。虞仲翔取以釋懸象著明。朱子亦有取焉。然謂三日象庚。八日象兌。十五日象乾。十八日象巽。二十三日象艮。晦日象坤。一月當六卦。而朔旦象坎。日中象離。一日當二卦。既多少不倫。而望前指昏見之方。望後指旦沒之方。亦無定準。殆養生家自以月魄喻火候耳。納甲不以此也。至於十二支。則

以八卦之六爻分納之。乾六爻納子申辰寅午戌之六陽支。而統以甲壬。坤六爻納未巳卯丑亥酉之六陰支。而統以乙癸。震坎艮亦納六陽支。而分統於庚戌丙巽離兌亦納六陰支。而分統於辛己丁。六十日辰。乾坤各得十二日。餘六卦各得六日。亦父母包六子之義。雖納支猶納甲也。若夫納音之法。尤奧隱而難明。說者多未詳其義。有以太玄之數。合大衍之數。視其餘數。以五及十除之。而定五行者。甲子乙丑爲數三十四。於大衍四十九中。除三十四。餘十五。又以十除之。存五。屬土。土能生金。故甲子乙丑爲金。丙寅丁卯二十六。餘二十三。除

遂初堂易論
十五存三屬木。木生火。故丙寅丁卯為火。戊辰己巳二
十三。餘二十六。除二十五存一屬水。水生木。故戊辰己
巳為木。庚午辛未三十二。餘十七。除十五存二屬火。火
生土。故庚午辛未為土。丙子丁丑三十。餘十九。除十五
餘四屬金。金生水。故丙子丁丑為水。此舊傳婁景先生
之說。夫除干支之本數。又五十除之。而視其餘數。既迂
曲矣。餘數尚非五行之數。又以其所生之數定五行。豈
非穿鑿之尤者乎。至朱元昇三易備遺之說。則不論除
數。竟以本數定五行。三十四為金。二十六為火。二十三
為木。三十二為土。三十為水。謂火本無音。水湊之則有

音。故火居一。六水之數。土本無音。火陶之則有音。故土
居二。七火之數。水本無音。土激之則有音。故水居五。土
之數。惟木。金自有音。故不易其本數。是竟以納音為音
響之音。又不計全數。而計奇零之數。併一水二火五土
之數。皆易之。視前說更支離矣。沈存中筆談所載。則用
律呂隔八相生娶妻生子之法。謂一律含五音。十二律
納六十音。五音始於金。左旋傳於火。火傳於木。木傳水
水傳土。又用遁甲三元之法。五行先伸而後孟。孟而後
季。甲子金之仲。黃鐘同位娶乙丑。太簇隔八下生壬申
金之孟。夷則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呂隔八上生庚辰金

之季。姑洗庚辰同位娶辛巳。中呂隔八下生戊子火之
仲。黃鐘戊子娶己丑。大呂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丙申娶
丁酉。南呂生甲辰火之季。姑洗甲辰娶乙巳。仲呂生壬
子木之仲。黃鐘如是左行至於丁巳。仲呂五音一終。是
為陽紀。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
子之法。終於癸亥。是為陰紀。夫以五音乘十二律呂。得
六十。以十干乘十二支。亦得六十。其數固相符矣。然律
呂相生之法。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今乃以商
生商。三商而後傳諸徵。三徵而後傳之角。其義與序皆
不合。律娶妻而呂生子。皆非同類。今甲子與乙丑壬申

皆金。乙丑兄妹也。不可言娶壬申兄弟也。不可言生。適
甲三元止就甲巳所加。可言先仲後孟。此則十干遞加。
不可以為例。且此就干支配五行既定之後言之耳。夫
惟甲子乙丑為金。故以甲子為黃鐘之商。乙丑為大呂
之商云耳。若甲子乙丑為土。則亦可言甲子為黃鐘
之宮。乙丑為大呂之宮矣。其甲子乙丑之何以為金。丙
寅丁卯之何以為火。終莫能言其所以然。余懷此疑久
矣。迨閱觀象玩占。而後曠若發蒙也。其法以十二支合
十干。以十干所屬者命之。以其言數納其音。干支相配。
共得一音。蓋仍用前卦納干。干納支之法。子午屬庚。丑

未屬辛。寅申屬戊。卯酉屬巳。辰戌屬丙。巳亥屬丁。而後以宮商角徵羽分納之。一言爲宮。三言爲徵。五言爲羽。七言爲商。九言爲角。言者字也。甲子乙丑所以爲金者。從甲數至子。所屬之庚。歷乙丙丁戊己庚。凡七字。從乙數至丑。所屬之辛。歷丙丁戊己庚辛。亦七字。故爲商爲金也。丙寅丁卯所以爲火者。從丙至寅。所屬之戊。從丁至卯。所屬之巳。皆三字。故爲徵爲火也。戊辰己巳所以爲木者。從戊至辰。所屬之丙。從己至巳。所屬之丁。皆九字。故爲角爲木也。庚午辛未所以爲土者。庚與午所屬之庚辛。與未所屬之辛。皆同一字。故爲宮爲土也。丙子

丁丑所以爲水者。丙至子。所屬之庚。丁至丑。所屬之辛。皆五字。故爲羽爲水也。甲子爲陽商。乙丑爲陰商。丙寅爲陽徵。丁卯爲陰徵。戊辰爲陽角。己巳爲陰角。庚午爲陽宮。辛未爲陰宮。丙子爲陽羽。丁丑爲陰羽。干支相爲陰陽。兩干兩支。又自分陰陽。其義精矣。蓋以卦納干。以干納支。謂之納甲。支干相配。而以五音納之。謂之納音。夫支干自有本行。甲乙爲木。丙丁爲火。寅卯爲木。己午爲火。是也。至甲午乙巳。則不可名木。不可名火。故本其所屬以命之。蓋因干與支配。不得不然。如古人擇日。有寶義制伐之名。干生支爲寶。支生干爲義。干克支爲制。

支克干爲伐亦以干與支配而命名也他術數專論五行獨此納甲之法猶從八卦來是大易之支流古人之遺法不可廢也觀象玩占一書爲劉伯溫所作故應深知法意繼續抱朴子僊藥篇有云按玉策記及開名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屬庚卯酉屬巳一言得宮三言得徵云云其法正同則知伯溫之說所從來遠矣大約起於漢世播於晉唐曆書以之分日星家以之審命羅經以之辨龍中有至理不可不知要非三代以前所有後儒以納甲釋易之先甲後甲先庚後庚巳日乃孚近於傳會若朱元昇遂謂黃帝作甲子卽家所不道也

遂初堂易論 終

大久保英輔校

嘉永二年己酉仲春發行

京都寺町通松原下ル

勝村 治右衛門

大坂心齋橋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江戸日本橋通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三都書林

